

定本尚書大義

藏園題



康誥

此篇章法極為嚴整其論刑以教為本最得先王明罰勅法之本意
以下治法律者鮮明此理而實為探本窮源之論於今日海西諸國刑法學
之精義尤昭合無閒足見中西政教固同出於一源雖東西相去萬里此心
同此理同也不明此理而欲以法治整齊天下斯為無本之學徒足肇亂而
已未有能見其成功者也 馬注以康為國名以彝器康侯封尊證之極當
蓋康叔先封於康及成王滅武庚乃改封於衛也

惟三月哉生魄

生月三日始兆臄也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基謀也

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

播民猶通播臣

和見士於周

和會也見效也士事也

周公咸勤勉之勞乃

洪大誥治

洪降也先大夫曰此記大誥緣起乃大誥之末簡誤脫在康誥題下蓋初謀營洛成武王之志適於諸侯會集之時得武庚反問故輟作

洛之議而率諸侯東征因降此大誥其後亂定乃復成營洛之舉也

王若曰孟侯

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呂覽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義本此

朕其弟其猶

小子封惟乃丕

12
2
綫裝

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篇中主句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庸勞來也言勞來敬畏賢人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越及以修我西土修治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怙冒美也

帝休休喜也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滅大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越及惟時叙乃

寡兄勗惟時叙乃寡兄勗當連下作一句讀言汝能助乃寡兄勉力不怠故得在此東土也叙與篤叙乃正父之叙略同舊以惟時叙三字為句乃寡

兄易四字為句語意短促不盡又與下句不相銜接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肆故也

此節總冒從文王之德引起而以明德慎罰四字為一篇綱領通篇大旨已

括此四字中自民將在祗以下至作新民明德也自敬明乃罰以下至不迪

則罔政在厥邦慎罰也然明德為慎罰之本慎罰為明德之效二者實相須

為用而其言明罰也一以教化為主是慎罰仍歸于明德此乃先王制刑罰

之精義化民成俗之本原三代以後言法學者大率務在整齊嚴厲其卒也

流於慘刻暴戾千古以來殆無人見及於此獨近日歐西之刑法學乃言刑

法以感化為主而不取懲創之義實與三代以上先王治之精義先後同

符治國平天下之基固當本於此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也祗病遘乃文考也遘述紹聞衣德言聞舊聞也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也敷徧用保乂民也用汝不遠惟商者成人史記詞惟求也

賢人君子長者宅心知訓宅度也訓道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別徧也由于也古先哲王殷之所

興以用康保民保以長弘于天若德天若天道也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在語

思泊云據毛公鼎推之知尚書裕字皆作欲字讀當下屬為句言如此則女身

膺受王命可以永不廢矣案于說甚當召諸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梓材惟曰

之荀子引此經以德裕乃身為句且以節用裕民為言蓋其時已誤

康誥乃言用刑之書雖以明德慎罰分提而重在制刑但先以德為本耳開

首即以民瘼為言惻怛深厚教以紹述文考又敷求殷先哲王以保乂民以

康叔所封為殷之故都也故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度心知道問其先殷

之所以興而後能長保民然德在己身固非自外至者故必弘于天道元德

而始不至于廢王命也此及下節皆釋明德之意而又分兩層此言民之方

康誥

五十一 一雍陸堂叢書

病望其以德保民下言民情難保戒其勿作民怨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惻癘乃身

側隱民艱如疾痛在己

敬哉天畏棗忱

天畏天威也棗忱匪謹也天命不可信

民情大可見

民情好惡易見

小人難保

難保者易為德亦易為怨也

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

康長也

乃

其又民

乃治也如此乃能治民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惠微也懋茂同字盛也微

者吾說不微之盛者吾順之不勉者吾勉之道一說不順者吾順之不勉者吾勉之

此勸其勿作民怨而注重無好逸豫蓋逸豫最為致怨之由矣將言制刑之

義先以此兩節為言者蓋以德為主則刑自不濫而用刑不公自易招怨刑

能使民不怨則所謂民自以為不冤雖刑措之休風亦無以加於此矣

己嘆詞汝惟小子

惟雖也

乃服惟弘

所事甚大

王應保殷民

應受也

亦惟助王宅天命

惟宜宅也

度也作新民

此結束上兩節而終之以作新民作新民者取殷紂舊染之汚俗一洗而新

之使有罪之民得人人洗濯自新至于天下無一僉人斯為太平之極軌而

制刑之本意必至是而後可謂獲其效也明德之說止此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非以過差為之也自作不典典法

也式爾也常然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雖小罪亦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終身欲

為之乃是適爾事會適既道極厥辜道直也已直窮其罪時乃不可殺時是

此下言慎罰之事雖屬小罪非出過誤乃怙惡不悛者則殺無赦雖有大罪

出於無心之咎則窮究而赦之此本堯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之旨乃用刑

之鵠的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叙順也有順此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勅懋和也

若荀子作而三字屬上惟民其畢棄咎民皆棄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康長也

此申上文言能順此道則民和悅速化棄惡向善若保赤子斯以長治矣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又曰者有若無或劓則

人言刑殺當

此誠其魁柄自持不可下移也

王曰外事

外土之奉職事者

汝陳時臬

陳示也臬法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司嗣之省言汝於外土奉職者示以當時

之法繼又師此殷法之有倫者勸其兼采殷法也

此誠外吏勸其兼采殷法者以所居為殷土之舊其法循用已久民情便安

之也殷罰不盡是故當師其有倫者

又曰要囚

又曰者有若也要簿書也要囚簿責囚也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服伏也時期也旬時猶云旬日也

不蔽要

囚

不猶斯也蔽斷也斷此對簿之囚也

此制定讞獄期限無令無辜之民久稽狴犴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

△罰蔽殷彝

事用也彝法也

用其義刑義殺

義善也殷法有善有不善當用其善

者

勿庸以次汝封

次就也勿以法就已意

乃汝盡遜

遜順同字順即訓也

曰時叙

曰語詞事也時叙承順也

惟曰

未有遜事

言汝竭盡引以教民事承順矣猶自謂教之不

此篇雖言用刑然要以教為主荀子孟子皆深明此義後世注疏家解釋謬

誤先王之精意遂以晦昧不明蓋二千餘載矣

己汝惟小子也

惟雖也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德猶志也凡民自得罪

荀子

以得罪為服罪得猶服也言朕心朕德重先教民汝知教民如此則凡民自服罪也

此與上節相貫成義言汝心馴善故吾以教民之事望汝教之之術既盡則民自服罪矣以下更詳言以刑作教之法意在舉天下之民而大淑之所謂作新民也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

越厥也于取也殺斃人取貨

譬不畏死

愚昏也凡民罔不懃

依孟子說文校懃惡

也凡民無不惡之

王曰封元惡大懃

此先言元惡大懃之不可教者孟子釋之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足見此經以教為重唯元惡大懃為不教而誅此外無不用教者矣又案尚書中王曰云云每為結尾倒煞之詞而世人不察輒以為更端重起之句每致文義膠葛不明此文尤為其顯著者而向來分章亦皆誤也

矧惟不孝不友。矧惟又若也此下文發端之詞子弗祗服厥父事。服治也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

字厥子。于與也乃疾厥子。父子并言足見古人持法之平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

而置君父於不論也于弟弗念天顯。天顯猶云天理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鞠子稚也大

不友于弟。惟弔茲。弔有也不于我正人得罪。政人長吏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

亂曰。曰者教之詞乃其速由。汝自速尤由尤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此為制罰正文所謂以刑教者此節先言家人下節乃言君國所謂刑教云

者懸刑於此以示教誡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乃教之之詞教

之而不改然後從而刑之耳

不率大憂。率循也大憂大法也此句起下文矧惟外庶子訓人。矧惟有若也外庶子教公卿子弟者訓人師長也惟厥

正人。惟與也正人庶官之長越小臣諸節。越及也諸節諸有符節之吏乃別播敷造民大譽。乃徧散布成民之大

善者弗念弗庸。瘵厥君。為病于其君時乃引惡。是汝長惟朕慙。為我已詞汝乃其速由

此汝自速罪耳茲義率殺義宜也

此與上節義同乃教誠庶官百執之詞

亦惟君惟長。又若君與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不能于其家人及其小臣外正惟威惟虐。惟為

也大放王命。放負也乃非德用乂。此非德用治言當用刑也

先大夫曰此經惟殺人取貨為不待教而誅不孝不友瘵君引惡則皆先教之曰乃其速由皆教民之詞非真殺也至於君長臣正威虐放命乃不以德治而誅罰之耳闔生謹案以刑示教者實不用刑皆所謂以德治也然以德治者當本身以作之則其責實在於君長責人之不孝不弟而已則不能其家人責人之瘵君引惡而已則不能其臣正為威為虐大放王命其身不正尚何教化之可言如此者非所謂以德治者也故曰乃非德用乂矣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罔不克敬典乃由倒句法言汝罔不克由敬典也裕民惟文王之敬忌。裕欲欲民字欲民

惟文王之敬忌欲民以文王之敬忌為法惟思也忌猶戒也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及猶汲汲也自勉之詞乃欲民曰我唯有及欲使民

皆自勉如此則作新民之志願達矣則予一人以懌。

其身不正則不足以言德治責在君人者之一身是故汝不可不先由敬典

而後道民也千迴百折仍歸重於當躬故慎罰必本於明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也爽惟詞也斯民也導之善則安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時其是以也求等也我是以惟殷先哲王之以德安治其民者為等匹也矧今民罔迪不適況今民無道之而不從者不迪則罔

政在厥邦

此申結上文德教之義言民無不可教者惟在上者之不能教故罔政在其

邦矣慎罰之說止此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監告連文猶示也于與也

此句總收以上明德慎罰兩層文義之嚴密如此

今惟民不靜今惟假設之詞未戾厥心戾定也迪屢未同教道屢數而未和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

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惟思也矧曰其尙顯聞于天矧亦也尙上也

先大夫曰言我若不能道民則天罰殛我我其不怨以安民自任之辭惟厥

罪以下言有罪無論衆寡皆將上聞於天也 案此申篇首民將在祗一節之意 又案迪屢二字連文成義屢讀離婁疏鏤之婁婁者闔明之意與迪意同迪屢猶教導也多方亦云迪屢不靜舊注以爲屢數者非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也蔽塞也時是忱誠也不則敏德勉斯則善

用康乃心顧乃德顧固也遠乃猷遠汝之謀猷也裕乃以民寧裕欲同字不汝瑕殄以與也欲汝能與民

相安不汝遐棄也

此申前文痼瘵乃身一節之意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肆告也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無絕我祀明乃服命明勉

也猶云勉服乃命高乃聽高敬也于思泊云高即臺字廣廓之意用康乂民以長治民

此申首節文王誕受厥命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之意首尾相顧以成章法也 前云不我瑕殄茲又云無我殄享其語愈切其意愈危所謂憂盛危明存不忘亡之盛德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

句

典聽朕告

典常也典字屬下爲句

汝乃以殷民世享

篇末更申儆之又以收束殷先哲王殷彝殷罰等意也

姚姬傳云是時蘇忿生爲司寇康叔爲小司寇故以明罰爲言及蘇公既逝康叔乃以衛侯爲司寇案立政申司法獨立之義庶獄庶愼雖文王勿敢與知而此以誥康叔者以其本爲司寇之職也

酒誥

此篇乃誥誠正格委復深厚剛勁諄切

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歐陽大小夏侯賈馬鄭王本皆有成字此篇言成王明上篇為武王也妹邦紂故都

起筆凝重足以振起全篇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也

朝夕曰祀茲酒

祀讀為已已止也言以止酒為戒也論衡兩引祀茲酒則訓祀為戒慎酒也則訓祀為戒慎

惟天

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肇長也元文王朝夕受命之一年也

先從文王之戒酒引起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

誥教小子有正有事

正與政同在君曰政在臣曰事

無彝酒

也

越庶國飲惟祀

惟祭祀可飲

德將

無醉

以德將之無至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

惟曰及若也

惟土物愛厥心臧

勤稼穡服田畝則心善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與小德諸侯大德天子諸侯之子弟戒酒與庶人同也小大德承上我民而言

此述文王戒酒之條件愛惜稼穡正與甘酒對照

妹土嗣爾股肱純

純屯同字猶言股肱郡也廣雅邨國也韓非以屯伯與州部并言汝治妹土世為股肱郡

其藝黍稷奔走

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肇長也

遠服賈用

賈用連文依白虎通論斷句服事也

孝養厥父母厥父母

慶自洗腆致用酒

洗盡也腆善也民藝黍稷奔走以事父兄長牽牛車服賈孝養其父母父母喜然後可自盡善致用酒也

詞本戒酒先述可以飲者數端事父母一也羞耆二也饋祀三也蓋酒以合

驩燕饗大事之所不廢但不可常飲耳文王之戒彝酒固如是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正伯皆長也君子卿大夫

其爾典聽朕教

其爾爾其也

爾大克羞耆惟君

羞耆養老也惟君為主人也

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

不惟也惟乃也

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稽止也中合也

爾尚克羞饋祀

尚且也克羞饋祀謂有田祿祭祀羞饋進也

爾乃自介用逸

逸燕逸也自介用逸從賓介以燕飲也言汝于養老

時為主乃可飲酒斯乃所以從觀禮作止合德又爾且有田祿以祭祖考斯時亦可從賓介以燕飲也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此

則信為王治政治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此亦是天

永不忘在王家

永不忘在王家矣忘亡同字

以上三者皆飲酒之事開其為此正以阻其為彼蔡傳云此不禁之禁三者

皆導以禮義人果行此則為成德之士矣尙憂其沈湎也哉

王曰封我西土裴徂邦君御事小子裴徂往也彼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腆沈湎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以重筆倒煞前文繳應章首作結非複述之詞凡文字將結束處每重提王曰云云以頓束之周書諸篇多此例也 以上為第一章言文王戒酒之

效

王曰封我聞惟曰惟有也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迪畏誠經德秉哲經行也

也智也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咸覃同字成王畏相惟御事成王盛王畏相厥威相惟與也裴有恭

裴分也恭共同字執也各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越在外服侯甸

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亞貳也服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宗工長官

也越及也史頌敦有友里君百姓之語矢令彝亦有里君百工羅振玉據此謂里居乃里君之誤是也友里君猶云友邦君蓋畿內小邑之君逸周書嘗麥解

亦有閭率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顯越字下

里君之文酒誥五十八 一雍陸堂叢書

也明于治
人敬法

此言殷初盛時君臣上下戒酒之美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厥同沈酣其罔顯于民祗。民不明于保越怨

不易。保安也安于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厥語詞即多士之誕淫用燕喪威儀。

以燕飲民罔不盡傷心。痛也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不以自勞厥心疾很。

不克畏死。乃憤恨而死辜在商邑。商在越殷國滅無罹。遂以亡其國無離而生者

為離此本離字釋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德與馨香祀誕惟民怨。誕有也庶

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惟燕飲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言殷紂時上下沈湎之失遂以亡國語意極為刻至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惟願也非願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

惟殷墜厥命。惟思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監撫連文撫

此亦以重筆結束上兩節故重提王曰以頓束之 以上為第二章言殷紂